

·民族传统体育·

武术精神的历史演变及 21 世纪发展的新趋势

杨建营¹, 邱丕相²

(1.浙江工业大学 体育部, 浙江 杭州 310014; 2.上海体育学院 武术学院, 上海 200438)

摘 要: 简要总结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的形成与发展, 以及武术精神的历史演进, 论证 20 世纪武术精神的发展, 最后立足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从宏观、微观两个角度展开论证, 指出 21 世纪武术精神的新趋向是在继续体现“自强不息”精神的同时, 更加重视“厚德载物”的武德, 注重将“和谐”的文化特色摆在突出位置。

关 键 词: 武术精神;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中图分类号: G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08)10-0092-04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Wushu spirit and new trend of its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YANG Jian-ying¹, QIU Pi-xiang²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14, China;

2.Wushu Schoo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Firstly, the authors outline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decent morals”, the basic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secondly, the authors demonstrated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spirit in the 20th century; lastly, based on the mainstream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world civilization and the reality in China today, and by demonstrating from microscopic and macroscopic perspectives, the authors pointed out that the new trend of Wushu spirit in the 21st century is to value the “martial moral spirit” of “decent morals” while continuing to embody the spirit of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to highlight the “harmony” concerned cultural feature.

Key words: Wushu spirit;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decent morals

1 武术精神的历史演进(20 世纪以前)

人类社会早期, 中国武术同世界其他武技一样, 都是一种为满足原始人类生存自卫需要而产生解决利益纷争的一种暴力手段, 当时东西方文化都未成型, 武术也理所当然不具有文化特色, 更谈不上对民族精神的承载。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颇深的李宗吾^[1]提出中国古代文化的两大繁荣期即周秦诸子和赵宋诸儒。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文化繁盛期, 中国文化发展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期, 文化的繁荣也开始初步影响到武术。本来就是以“打”为目的的武术在当时那种“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影响下, 一直保持极为“刚健”的文化特色。春秋战国时期, “尚武之风”、“武侠之风”的盛行以及

齐国出现“隆技击”的局面正是这种刚健有为的文化精神的具体表现。一方面人们开始对技击规律进行归纳总结, 如庄子论剑、越女论剑中对技击规律的反映; 另一方面, 武术“重礼崇德”的特色已初见端倪, 如孔子提出的“勇而无礼则乱”、“射者仁之道”。也就是说, 这时的武术已经体现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同时对“厚德载物”的精神也开始有所体现。

秦始皇“焚书坑儒”并“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 销以为金人钟十二”(《史记·秦始皇本纪》)以及后来汉武帝时董仲舒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不仅逐渐结束了文化上的多元化繁荣景象, 而且“重文轻武”之风也开始弥漫于整个封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 武术更多地被视为“下技”在下层民众中发展,

收稿日期: 2008-06-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5BTY023)。

作者简介: 杨建营(1972-), 男, 副教授,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武术基础理论、武术文化、武术教育。

很难融入上层文化圈中，同时，属于上层社会的传统文化也较难融入武术。封建社会后期，宋明理学的兴起使中国传统文化进入第 2 个发达期。特别是通过朱熹等人的一系列思想具体化和世俗化的努力，“使那些本来属于上层士人的道德与伦理原则，渐渐进入了民众的生活世界”^[2]。理学思想的下移使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这也势必影响到更多属于下层社会的武术。这个时期每个拳种在追求技术上“刚柔相济”的同时，在社会实践方面几乎都有相应的武德条目，“德艺双修”已经成为武术文化的极其鲜明的标志。

明清时期的武术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真正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作为武打技术，武术首先可以培养人们敢拼敢打、勇于拼搏的精神，从而有助于人们“自强”精神的形成；作为“德艺双修”的技术，武术不仅教人“如何打”，其宗旨更是让人理解“如何才能不打”，揭示了和谐相处的意义，无疑对于培养人们的品行具有最直接的意义。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曾颁布“禁武令”，“重文轻武”的思想弥漫于整个封建社会，在这种情形下，武术的发展都处于秘密状态，更不用讲统治阶级对武术精神教育价值的挖掘和利用。

从以上分析可知，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不仅使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在严重偏离的状态下发展，而且从未利用武术的教育价值壮大人民。直到 20 世纪前期，人们才逐渐认识到振奋民族精神的极端重要性，许多革命志士将目光投向武术，武术逐渐成为振奋民族精神的主要载体。

2 20 世纪武术精神的发展

20 世纪是中华民族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追求“自强不息”的世纪，无论是辛亥革命对“尚武精神”的提倡，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亮剑精神”都说明了这一点。“尚武精神”和“亮剑精神”是“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具体化，提倡这种精神正是扭转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偏离“自强不息”精神的具体实践。在中华民族追求“自强不息”的过程中，武术在前期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后期受整个武术片面化发展的影响，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2.1 20 世纪前半叶，武术教育体系初具雏形

“鸦片战争后，国势不振、国人蒙羞，是输在了科技上，是输在了制度上，但更是输在了精神上”^[3]。为改变这种状态，20 世纪初，许多人将目光投向武术，试图通过以武术为载体的“尚武精神”唤起民族精神。1904 年，梁启超写成《中国武士道》，发出提倡武术

教育的先声；1914 年著名教育家徐一冰上书教育部“拟请于学校体操科内兼授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必修课以振起尚武精神。”^[4]；孙中山在《精武本纪序》中也把武术精神归结为“为务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推而言之尚武精神。”^[5]武术的精神教育价值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社会上层的重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普遍产生一种“公理战胜强权”的幻觉，“尚武”似乎不再合乎时代潮流。但是，这只是短暂的一瞬，30 年代前后，在强调民族精神教育的影响下，以武术为基础的尚武思潮再度高扬，“九·一八”事变后，逐渐达到空前的程度。曾任西北军将领的张之江在教育家蔡元培的支持下，大力宣传“强种救国”、“御侮图强”，发扬“尚武精神”，他认为“一国之存亡，乃视民族精神之良莠以为断”，中国应通过武术以唤起“尚武精神”，以造成强毅独立之国家^[6]。在其倡导下得到国民政府支持而建立的以中央国术馆为首的遍及全国各省市县的国术馆系统，以及我国第一所以武术为主科的高等学校——“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6]都是发展武术，以武术培育民族精神的具体实践。40 年代前后，张之江先生还在全国国民体育会议上提出《请定国术课程为国民体育案》、《拟请部通令全国大中小学各级学校列国术为必修科案》、《请由部设中央国术体育特别培训班，严格补习，藉资沟通，以期健全师资统一教学案》^[7]等多项议案，力图使武术进入各级学校，以武术教育彻底改变国人的精神面貌。

在以张之江为首的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下，通过以武术为载体的“尚武精神”来振奋民族精神的美好蓝图已经得到了初步规划，但是，不幸的是，在其还处于雏形时，中华民族就遭到日寇的疯狂侵略，连年的战争使得本来可以更早地改变国人精神面貌的宏伟蓝图被迫夭折。

2.2 20 世纪后半叶，武术没有承担起弘扬民族精神的历史重任

建国后的半个多世纪，武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成功进入亚运会，而且大踏步地走向世界，举办多届世界武术锦标赛，并通过不懈努力站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门前。然而，武术领域得到突飞猛进发展的仅限于竞技武术，这类武术虽然有其自身价值，但是，难以承担起培育民族精神的重任。

竞技武术技术体系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逐渐形成的，到 80 年代得到进一步完善。1953 年举行的“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运动大会”曾将建国后的武术发展推向一个小高潮，但是，由于该场比赛沿用了民国时期“打练结合”的比赛方式，而受到当时改革派的

批评,《新体育》^[7]的一篇社论提出:“毕竟是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不免会受到封建性的影响,所以,如何使民族形式体育更能具备锻炼身体的实用价值和树立优美的形象,被确立为今后的民族形式体育发展的方向。”随后,武术步入了改革之路。1955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提出武术只能开展“一些与体育有关的、对健康有益的、又能推行的项目。”^[8]随后,国家体委武术负责人毛伯浩^[9]撰文指出:“套路是武术运动的主要内容……一旦锻炼成熟,自然会表现出矫健敏捷、勇敢优美的形象,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的自由体操或艺术体操。”在这种观念引导下,武术对抗形式比赛被取消,而对武术套路“自由体操或艺术体操”的定位,促使“难、美、新”被确立为发展主方向,由此而形成的竞技武术套路逐渐成为武术发展的主流,一度呈现出“一支独秀”的局面。直到70年代末,武术对抗形式比赛的试验,以及80年代末竞技散打列为正式比赛项目,竞技武术体系才得到初步完善。

仅从培育民族精神的角度来看,竞技武术套路不但不会使习武者“自强”,反而会使习武者“心虚”,因为该类武术主要价值功能是展现动作的艺术美,而无益于提高习练者的技击实战能力。竞技武术的主要目标是争金夺银,一开始就没有重视武德教育。实际上,仅对竞技套路而言,忽视武德教育也无大碍。因为武德的核心是对习武者内在的制约机制,通过良好的武德教育可以使习武者从内心深处认识不能滥用武力,惹是生非;而竞技武术套路无以提高“打”的能力,习武者即使习练一生也不具备“用武”能力,在“心里没底气”的情况下,自然不敢“惹是生非”,因此,武德这一内在的制约机制的价值难以体现,忽视武德教育尚不会造成不良后果。但是,对现代散打的习练者而言,就大不相同了。如何简捷有效地提高实战能力,从而取得比赛优胜是竞技散打运动员和教练员同样关注的,武德教育并非重点。受其影响,现代散打的习练者也几乎把提高实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这样,习练者的攻防能力逐渐增强,而又缺乏像武德这样的内在机制制约“用武”,导致的直接后果是90年代高校武术院系及民间武术馆校的散打专业的学生到处惹是生非,有的甚至触犯刑律被判刑。

显然,竞技武术难以担当起培育民族精神的重任,目前中小学武术教学中出现的“学生喜欢武术,却不喜欢武术课”^[10]的尴尬局面,正是因为其教学模式过多地受到了竞技武术的影响。

3 21世纪的武术精神新趋向

以生态学为基础的生态文明时代正向我们悄然靠

近,21世纪的中国社会不仅提出“以德治国”,而且正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党和国家对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构建和谐的社会和世界越来越重视。

3.1 武术顺应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

20世纪是西方文化及其工业文明在整个世界广泛传播的世纪,其主要特征是竞争,具体到体育领域就是传遍整个世界的奥运竞技体育。工业文明给整个世界带来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及竞技体育追求“更快、更高、更强”而使人类各项运动纪录的刷新,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它们带来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与人关系的日益淡漠,以及竞技体育领域内黑哨、黑牌、黑药等丑恶现象,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面对竞技体育领域内人们对金牌及其附属利益的追求,而使运动员变成了体育竞技的工具和手段,成了金钱和物质的附属物的事实,面对有技术无理想,得金牌失道德的体育异化现象而造成的人体与精神背离发展的畸形状态^[11],西方有学者指出:竞技体育的异化现象是由强调竞争的社会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只要有竞争的存在就必然会产生竞技运动的异化现象,要克服异化现象,首先必须对其所在的文化背景进行改组重建^[12]。

在这种大趋势下,再过分强调竞技武术,忽视传统武术,显然是逆社会大潮而上,只有到传统武术中深入挖掘“和谐”的文化特色,才是武术未来发展的正途。从技术层面讲,传统武术的很多拳派都强调“内外三合”、“上下相随”和“节节贯串”,几乎每个动作都是肢体各个部位的高度配合,武术的这种和谐已经超越了一般体育项目所讲的协调,它不仅是一种技术要领,更是重要理论。从内在精神层面上讲,武术不仅强调“手、眼、身法、步”的外在表达,更注重“精神、气、力、功”的内在传意,内外兼修、形神兼备是其更深层的协调;从对抗竞技的角度讲,武术不仅讲究“拳打人不打脚”,更讲究“出手不伤人”,技击对抗不一定要将对方打倒在地,制人而不伤人,强调人际关系的宽容、融洽与和谐,更是武术追求和谐最高体现^[13]。这种周身上下,由内及外,由此及彼的和谐是整体意义上的高度和谐,是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在武术中的具体体现,其更深层的理论根基正是民族精神“厚德载物”的思想。

3.2 武术必须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

20世纪经历了几次社会革命,中华民族开始崛起,“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得以重现。但是,撑起民族脊梁的只是中华民族的少数精英,要想彻底肃清封建遗毒,在封建王朝结束还不到100年的时间内,完全改变亿万人民的整体精神面貌,则是当代教育事业需长久规划的一项庞大而艰巨的工程,特别是对祖国

的未来和希望——青少年的教育。

目前青少年的状况着实让人担忧，不仅封建遗毒没有彻底肃清，而且一些新的问题又随之出现。针对这种状况，只有改变长期以来“重文轻武”、“重智轻体”的观念，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加强传统美德教育，使广大青少年形成良好的道德素养和科学的价值观，是当代教育的使命。深刻蕴涵着民族精神的武术，正是解决以上问题的良方。一方面，在武术对抗过程中，没有常胜将军，任何人都会经历挫折和失败，但是，失败和挫折不是倒下的理由，也不是放弃的借口，只表明这一次没有成功，仍需继续努力，经历无数次“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锻炼，才会“增益其所不能”。只有使孩子从小就置身于这种激烈竞争和对抗的环境，其能力才能得到历练，精神面貌才能改观。另一方面，武术注重“德艺双修”，追求“和谐发展”的文化特色，又使其成为对青少年进行德育教育的途径。通过正确的武术观教育，可以使青少年认识到：武术不是用于攻击，而是用于防卫；平时的竞争对抗不是你死我活，而是通过技艺的交流来磨练意志、提高能力；练习武术的过程不是使人高傲自大、恃强凌弱的过程，而是培养宽容、大度、礼让的高尚品质的过程。

武术是思想境界的提升，道德品质的锤炼，精神气质的培育的具体实践途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武术不是摒弃实际攻防对抗的竞技武术套路，也不是忽略武德教育的现代散打，而是蕴含着浓厚的传统文化特色、浸润着深刻的民族精神的传统武术，这类武术将成为 21 世纪武术发展的主流，也将成为学校武术改革的主方向，它所体现的武术精神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

“自强不息”是 20 世纪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主题，而 21 世纪继续“自强不息”的同时，将进一步强调民族精神的另一面——“厚德载物”，这正折射了 21 世纪世界文明的主旋律——在和谐中求发展。全新的时代背景也昭示着 21 世纪武术精神新趋向——在继续发扬“自强不息”的“尚武精神”的同时，更加注重“厚德载物”的“武德精神”，将注重“和谐”的

文化特色摆在突出位置。

参考文献：

- [1] 李宗吾. 厚黑大全[M].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376-377.
- [2]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第 2 卷)[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331.
- [3] 程大力. 中国武术——历史与文化[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280.
- [4] 李成银, 申玉山. 试论近代武术价值功能的演变[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1994, 20(3): 20-25.
- [5] 中国近代体育史[M]. 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294.
- [6] 编者. 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231-232, 165, 176-177.
- [7] 社论. 把民族体育项目引向更健康的、人民的道路[J]. 新体育, 1953(12): 4-5.
- [8] 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 中国武术史[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365.
- [9] 毛伯浩. 武术的表演和竞技[J]. 新体育, 1956(24): 17.
- [10] 蔡仲林, 施鲜丽. 学校武术教学改革的思想——淡化套路、突出方法、强调应用[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07, 31(1): 62-64.
- [11] 马亦梅. 人文视角中的新世纪体育[J]. 体育文史, 2001(3): 10-11.
- [12] 周爱光. 竞技运动异化论[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3.
- [13] 杨建营, 邱丕相. 武术的文化进程探析[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08, 32(2): 47-50.

[编辑：李寿荣]